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二輯

第二十六冊

黃山書社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重點項目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二輯

第二十六冊

黃山書社



(明)王道著

文錄十二卷

明萬曆三十七年朱延禧刻本

王順渠先生集序
夫學知性而已性之弗知即博聞強識瑰行尊伐銜耀千古而不能當達者之一眵顧知性亦難言矣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譬之於水有源有流聖人所為教者多其交流而於源則罕言之非不欲言不能言也上智知罕言之意自能求之於言語之外復知其所言者非所罕言者也如是則罕言者不言矣故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順渠先生以絕人之資少游詞館一切夢

華文祗之好不入其心而直以窮理盡性為志流覽古今出入老釋久而得其所謂性者渙然自信曰道在是矣自是蒞官行已率以是為歸方為庶常清華在望輒請教職而南其志固已遠矣至鼓篋京輦典樂成均靡不以古道相磨切士之彬彬與為多是時大臣與先生殊趣猶其德學推轂不已自太常歷卿貳駸駸用矣先生乃屢退而一進甫進而輒退人見為恬於榮祿不知先生之出處皆有深意非苟然者然則先

生之於道所謂實光臨之非耶今見
是集者深探奧突洞朗開竅於易之
所謂密中庸之所謂隱者三致意焉
雖率然有作必歸於此學者潛心求
之即聖人所罕言者必於此間津焉
斯固儒學之潭奧非羣華之雜學也
子夏之言曰剝心去智商未之能誠
有契於子夏之言先生之書庶乎其
可讀已集有文錄十二卷大學億二
卷釋疑一卷易億三卷老子億二卷
司成朱公梓行之餘尚藏於家司成
於先生同鄉同官其趣操又同也詩

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則司成公之
謂哉

萬曆己酉秋後學瑯琊焦竑敬書

王文定公文錄總目

卷之一

說



天道說

性說

考

帝祫考

議論

六經

易非爲卜筮而作

教刑

伊周

魯用天子禮樂

關雎

平王

鄭衛國風

豳風

採薇三詩

宣王

節彼南山

楚茨

文王

大明

清廟

思無邪

魯頌

商頌

春王正月

鄭世子忽

公伐齊納糾

禘于太廟

桓文

楚莊王

又

吳楚

諸侯會吳

卻至

晏子

太叔文子

季札

楚子麇卒

子產留環

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齊侯取鄆

晏子論已亂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衛公孟彊出奔鄭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春西狩獲麟

又

成王有過則撻伯禽

申生

子貢修容

季子臯葬妻

國子高論葬

合葬于防

六經雅言

夫子作六經

費誓秦誓

三易

周禮

無咎悔亡

文錄卷一總目終

文錄卷之一

武城

王

聊城後學朱延禧校

說

天道統

或問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也理氣之別何居曰奚別之有哉盈天地間本一氣而已矣更無餘物方其混沌而未判也名之曰太極

皆是一義又曰太和太虛太極者以其究竟至極而無

文錄

卷一

太和者以其網縕野馬而言也太虛者以其清虛礙而言也其實一也迨夫醞釀既久升降始敷施發用者則謂之陽靜而收斂歸藏者則謂之陰陽既立對待者摩流行者盪有交易變易之義則謂之易因易之往來迭運而不窮也則謂之道因道之脉絡分明而不紊也則謂之理之數者名雖不同本一氣而已矣初無彼此先後之殊亦無有無賓主之辨奚別之有哉曰既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其不同若是何

也曰奚不同之有哉一陰一陽之謂道即形而上者謂之道也何也陰陽一而已矣自夫有形以下截而言之而有上下之別形而上者所以造器而藏其用故謂之道道者流行不息之義也形而下者所以呈道而為之體故謂之器器者各適其用之名也太而論之則天地絪縕而萬物化醇絪縕者為道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是也化醇者為器成之者性與夫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者皆是也絪縕而道則盈宇宙間紛紛萬有莫非陰陽之所為見而道則謂之象形而有形則謂之器而形象以上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而又體物而不可遺者則咸謂之道矣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語形而上者也張氏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而易曰知神知化德之盛也夫神化一陰陽也陰陽之形而上者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窮神知化唯聖人為能故曰德之盛也此伏羲之所以畫卦也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矣四然則理氣不雜不離之說非歟曰非也黑白相入曰雜

彼已相判曰離二也名氣之脉絡分明而不紊者曰理其為物不二也雜與離不可得而言矣雜與離且不可得而言尚何不雜不離之有哉若移以語道器庶為近之而程子又曰道亦器器亦道則在學者默識之而已

性說

或問人物之生孰形之曰氣為之形孰性之曰氣為之性曰氣為之性也理何居耶曰理即氣也而以為有二乎哉且夫天地之生物也譬則父母之生子也子者父母之委體人物者天地之委氣天地之氣陰一陽而已矣陰陽之形而上者謂之道而人物之以正其性前既以正性命為器此又去爾就天道言則賦于萬物已屬形而下就人言之則生又是形而上者而所得天地之氣則為形矣此等處當看得洞洞流轉方妙陰陽之形而下者謂之器而人物分之以範其形人物即天地之道不離於器而性即具於形本一氣而性與器此更有所謂理而與氣為偶者耶曰然則人物之別何如曰陰陽也者運而造化者也運則不齊不齊則通塞偏正生焉通而正者造人塞而偏者造物入通

而正也故頭圓象天足方象地五臟六腑四支百骸象天地之萬物而心以虛靈神妙位乎其中象天地之人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仁象天地之陽義象天地之陰天地之克肖子也能踐其形者則可以與天地參矣物塞而偏也故動者橫植者顛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與之齒者缺其角付之翼者兩其足虎狼之父子近仁而與人之仁不同蟻蜂之君臣近義而與人之義不同小者不可推之而使大無者不可強之而使有其本來如是也故必待人字之而

文錄

後能盡其性矣曰予所言者形歟生歟曰以爲形則皆形也以爲性則皆性也故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若以形而上下論之則人之貌言行聽思仁義禮知信剛柔善惡中物之飛潛動植知覺運動皆有形而上者矣皆有形而下者矣默而識之可也曰若然則人性宜無不善者矣而有知愚賢不肖之不同何也曰性本善也生而或不能不惡猶水本清也流而或不能不濁此意明道先生言之甚悉何也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今夫天地之體如是其大也天地之氣

如其其廣也網緼停滯流行推盪宜無不得其正矣然大而一世之否泰小而一歲之災祥上而日月之薄蝕下而山川之崩竭君子少而小人常多治日少而亂日常多清明之時少而風雨晦冥之時常多若此者皆生於運之不齊故也况人於天地間以有涯之形固有涯之氣不能如天地之網緼停滯流行推盪而其資始資生之時或又適感天地偏陰偏陽與夫陰陽之乖戾者則其既生之後通者不能不有時而或塞正者不能不有時而或偏偏有輕重寔有厚薄明道所謂有流而未遠已有所偏有所薄有所濁有所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此其理也知愚賢不肖之等分矣然人之於人類也猶天之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猶賢不肖之初一而已矣而卒若是懸若生於習也者既可習而爲惡則惡者必可變而爲善此聖人之所以有教而學者之所以有學也曰性既不一聖人可學而至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鷦鳴而起蓬蓬爲善者舜之徒也此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語其等則孔

予所謂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者是也曰古今言性者何如曰孟子之言正荀子之言繆楊子之言混韓子之言補于孟子濂溪明道之言精于韓子伊川之意主孟子而言稍過朱子之言崇伊川而意太遠學者讀其書自得之可也然則宜何從曰羣言淆亂拆諸聖性相近習相遠也唯上知與下愚不移聖人之言也百世不容易矣

考

禘祫考

夫禘祫者天子諸侯宗廟之大祭也周衰禮廢其不可得聞而義意之見於傳記者諸儒又從而異是以其說不得大明于世夫先王制禮建宗廟而事之以禘祫後世禘祫之義不明而宗廟之制廢以不定宗廟之制不定則禘祫之行乎其間者紊亂煩複名實乖舛非復先王之意而報本追遠之義亡矣甚可惜也愚嘗考之諸儒之論聚訟紛紜雖若不一而其大端有二鄭康成混禘祫爲一而惟求之於五年

再殷祭之中故謂禘大禘小三祭相因並爲盛祭凡說之近乎此者皆主康成者也趙伯循判禘祫爲二以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不及羣廟之主者爲禘以大合祭如公羊傳所云者爲祫而謂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無禘凡說之近乎此者皆主伯循者也康成之說支離纏繞誠非禮意楊信齋諸人攻之掎擊抉摘無餘蘊矣然詳攷大傳之文參之禮喪服子夏傳而斷以程子之說則伯循所見亦非先王制作之本意所謂齊則失矣而楚亦未爲得也按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太祖祫及其高祖子夏傳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禘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此二條者更互發明是禘祫之義見於傳記可得而推尋者也所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云者卽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也及云者自此而盡乎彼也蓋謂王者推其太祖所自出之帝於太祖之廟正東向之位而太祖暫就昭穆之列總率

有廟無廟之主以其享於其前故曰配而謂之禘祫者諦也以審諦昭穆爲義也以審諦昭穆爲義則合食在其中矣其曰諸侯及其太祖云者謂諸侯殺於天子無所自出之帝惟大合有廟無廟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公羊氏所謂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也是之謂祫祫者合也正以合食爲義也天子言禘其祖之所自出而諸侯不言祫及其太祖者通下于祫之文而互見之也于祫云者謂大夫士則又殺於諸侯無太祖亦不得祫惟嘗有功德見知於其君許之乃得合祭及其高祖而已故謂之于祫于者逆上之名以其上乎諸侯之祫也由此言之合祭祖宗一也天子盡其祖之所自出而止則爲禘諸侯盡其太祖而止則爲祫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子之禮不可于也故曰不王不禘諸侯雖尊亦人臣爾其禮可通於下也故大夫士有可于其祫者蓋以位有尊卑故祭有遠近而各有異同程子以一言蔽之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可謂至明白矣趙伯循單據王者禘其祖之

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一語立說而不察其通章對舉禘祫之意蓋攷之有未精也且禘之爲禘本以審諦昭穆得名而爾雅又曰禘大祭也若惟以始祖配所自出而不兼羣廟之主則既無昭穆可言而寂寥短簡亦已甚矣尚何足以爲大哉傳說曰禮煩則亂事神則難今既不以合食言禘則不得不取諸侯之祫以補天子之禮而祫又有大祫時祫此外又有時祭則是天子宗廟之中有禘有祫有時祫有時祭一歲之間僕僕焉幾無虛日糜費貲財妨奪政事固不待言而先王神明祖考之道恐亦不如是之煩且黷也其不然可知矣或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魯諸侯也春秋有禘有祫何也曰春秋未嘗言祫言祫者公穀諸儒之失也禮不王不禘魯以成王之賜得用天子禮樂故以禘代祫然非禮矣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魯既以禘代祫遂爲常祀春秋不能悉書則書其失禮之中又失禮者以詳事變而僭竊之罪亦因以著然有書禘者有書大事有事者有書從祀者先儒謂義在用禘則書禘義不在禘則書事是

也左氏去春秋之世未遠而又嘗見國史故於有事武宮及從祀先公之傳皆以禘言其必有所據矣公穀惟以諸侯待魯而不究其當時僭竊變亂之詳故以禘爲禘以大事爲大禘有事爲時禘然不知魯實無禘也漢儒因之而禘禘之混亦自此始矣故曰春秋未嘗言禘言禘者公穀諸儒之失也

議論

六經

易非爲卜筮而作

文錄
上古聖人畫卦將以順性命之理類萬物之情明之故而示人以開物成務之道也初不爲卜筮而作而占筮亦在其中矣後聖揲著求卦以前民用易之大莫切於此然占筮乃因易而後有易固不爲占筮而作其主客先後之分固有在矣夏商之易所以不傳蓋其辭義必非聖人所定意者出於太史公人只據占筮吉凶爲言辭旨膚淺不足以窺上古聖人畫卦之精微故文周鼎創新義即其卦爻占筮之辭盡發天地鬼神之奧孔子又從而羽翼之而上古

聖人畫卦之妙開示無餘蘊矣後世言易君子自王弼韓康伯至於邵程諸老先生雖有得失深淺之不同然無一人肯專以卜筮而言者蓋皆能識四聖之心故也文公不知何據乃爲此一偏之論以誣後學可怪也夫

教刑

虞廷制刑有欽恤之說而後人借口遂故出入罪以求福報虞廷敷教有在寬之說而後人借口遂廢棄規條故縱士子爲惡以干私譽皆朱子所謂世衰學絕士不聞道飾其偏見以爲美談者也

伊周

伊尹之所處天下之事也身在事外故纔見太甲賢則放之而人自不敢疑周公之所處家事也身在事中故明知管蔡之不肖只得包含隱忍用之不疑而謗議紛紜終且不免觀二聖人之所處則周子所謂家難而天下易者益可見矣

魯用天子禮樂

林氏因微子之命有慎乃服命之言遂疑魯用天子

禮樂爲非成王之賜伯禽之受可謂善出脫成王矣但恐世遠難質言耳蓋魯周公之後素號秉禮又在中華文明之地與吳楚裔夷不同使無所受必不肯擅僭天子之禮樂况春秋之時齊晉更伯尊周室以匡天下而魯衰弱不振使無天子之命而一旦援本塞源僭擬至此其誰能容之且以晉文之疆大加有大功于王室周襄王尚不許其請隧魯之郊禘太於隧遠矣偃然爲之而王室不問伯主不討豈無故而然哉夫有所受之矣或曰然則成王何謹於宋而不謹於魯耶曰宋前代之後且當時方創武庚之禍微子之命又作於周公攝政之時故爲之防此後賜魯之事則在周公已沒之後無嫌可慮而成王時崇德報功之心過盛以情勝禮而致虞其流弊至用於羣公之廟也耶

關雎

關雎詩之首篇誠所謂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序文與詩義相應本明白易曉而古今傳註往往支離乖刺殊非聖人經旨蓋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序所謂

始與基者指后妃而言正而化之者文王也婦德無厭恣情怙寵妬忌同類乃其常態小則亂人之倫絕人之世禍人之家大則并其國與天下而喪亡之矣惟后妃太姒以聖配聖而又親炙文王之儀刑也久而且深故其性情端莊靜一既絕專欲之私而又慈惠和平純乎逮下之美如詩之所云是也首章關關二句以興窈窕之淑女指所求之嬪御而言君子指文王也二章本其未得而言序所謂憂在進賢不爲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孔子所謂樂而不傷者也三章自其已得而言序所謂樂而不淫者也孔子所謂樂而不淫者也詩詳其求之在哀後序要其成故樂在憂先賢才與善性相感之言不淫其色謂求此淑女上以承君子而廣嗣續下以供內職而佐陰教非爲貪淫其色之美也左右流之言行菜順水之流或左或右而無定以興淑女隱於幽閑之處無迹可見故雖寤寐求之而求必即得也至於采而芣之則已得其人而處之各於其所矣關雎大義不過如此此正后妃之德而文王感化儀

刑之妙已寓乎其中矣楚之樊共姬漢之明德馬后皆暗合此義者也漢儒去古未遠其說畧近但毛鄭氏言淑女或以爲后妃或以爲衆妾而又皆以荇菜爲祭宗廟之物鐘鼓琴瑟爲祭宗廟之樂其說皆迂僻固陋不通詩旨至於朱子爲傳翻倒註疏自立門戶則異甚矣蓋關雎之詩或后妃自言其志或左右知德之人從旁詠而傳之皆不可知程子以爲周公所作似矣但人子稱述其親之美固無所不至然於閨闈衽席之事恐亦不宜切切詳也此詩接引衆安

文錄

卷一

以御於君所恐非周公所宜言者矣朱子既爲后妃而其未得之憂已得之樂皆屬之詩宮中妾媵所作也不知后妃未嫁之先文王容先置妾媵縱使有之則淑女之得與不得速好與不好亦非其人之所當與也而何於如此邪其亦無恥甚矣朱子以爲得其情性之正殊不可曉

平王

朱子之責平王辭嚴義正無復改評矣愚獨竊據

時事勢人情而深嘆平王所遭之不幸也蓋申侯殺君之罪固王法之所不赦而幽王不道之誅亦天理之所難容故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豈幽王之弑非申侯獨弑之也與繒西夷犬戎天下諸侯共弑之也平王之立亦非申侯獨立之也天下諸侯出伯服而共立之也當是時也申侯雖負弑君之罪而實有存周之功平王雖當復父之讎而尤不可忘懷之難况其始也依之以避患其後也又賴之以復國乃欲從而誅之不惟人情有所不忍恐於事勢亦有所不安也一旦犯衆怒而激他變則宗廟之憂可慮者矣然則爲平王計宜何如而後爲得乎之未立也有母在不得爲秦伯伯夷其既立也社在不得爲季子子臧惟有痛心厲志修復文武王之政以蓋前人之愆蔽弑逆於犬戎以重爵祿義準申侯之功罪以全母子之恩天下諸侯咸與更始所可盡者如是而已其他付之天下後世之公議苟有通春秋之義存公恕之心者必將哀而原之曰彼其所遭固甚不幸也惜乎王不能出此此其所以

不免於儒者之責也歟

鄭衛國風

鄭國二十一篇其的爲淫佚之詞者野有蔓草溱洧二篇可疑而難決者手一篇而已其他緇衣二叔于田清人羔裘女曰鷄鳴出其東門七篇語意明白難以誣說至于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籥序說古註皆有事証可據而朱子一切翻倒盡以淫奔目之而蔽以放鄭聲之一語殊不知孔子論治則

文錄

放聲述經則刪詩正樂刪之卽所以放也刪而放之卽所以正樂也若曰放其聲于樂而存其詞于詩則詩樂爲兩事矣且使諸篇果如朱子所說乃淫佚猥蕩之尤者聖人欲垂訓萬世何取于此而乃錄之以爲經也邪反正詭道侮亂聖言近世儒者若馮端臨楊鏡川程篁墩諸人皆已辯之矣

又

鄭衛多淫聲如桑中溱洧男女戲謔之詩蓋亦多矣孔子盡刪而放之其所存者發乎情止乎禮義而可

以爲法戒者也中間三四篇蓋皆刪放之餘習俗所傳而漢儒當經殘之後見三百之數有不足者乃取而補之而不知其爲世教之害也又二國之聲本無輕重孔子欲與遠倭人對言不可兼舉故畧衛耳說者從而分別之可笑

邶風

邶風雖繫於國風之末然非變風也周公之正風也七月周公所作備陳王業之本以告戒成王與無逸相表裏乃邶風之正其餘或周公所作或爲周公而

文錄

卷一

伶無可附麗故取而綴於七月之後以其一係一人之本故謂之風然一詩而實具三體者風也故置諸風雅之間所以尊之以見與列國不同也王仲淹例以爲變風旣失之固且勦王亦不敢謂公之言以爲君臣相誚之說尤爲無理左氏有周鄭交質之言君子非之豈以周公之聖而與君相誚乎况攷之詩並無公誚成王之語王之未敢誚公則書已明言之矣仲淹此言誣罔無實而朱子取之殊不可曉